

阿文成公年譜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受業

王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三十八年

七月初一日

諭曰此時最要之事惟在阿桂卽從軍營回至美諾籌辦  
勦賊事宜第恐阿桂未肯退兵然軍營大局當務其切  
要者阿桂此時駐守當噶爾拉亦屬無益且又須防守  
後路徒使朕多一番懸注自六月二十三日以來屢次

諭令阿桂回兵美諾阿桂接奉前旨諫即遵照撤回或  
畱明亮仍駐當噶爾拉或令駐守僧格宗自必妥協籌  
辦今賊番現佔布朗郭宗等處實爲美諾肘腋之患不  
可不急速剿除上緊收復其河北科多新橋等處之賊  
阿桂赴布朗郭宗時即可令海蘭察統兵前往盡力剿  
殺務將醜類盡殲肅清小金川地面以便屯駐官軍另  
籌進剿至美諾官寨固屬緊要若阿桂到後即統兵剿  
復布朗郭宗聲勢甚大而海蘭察又帶兵在河北剿賊  
軍威更整賊自不敢輕覷美諾但須派駐精兵畱博清  
額經理一切即可無虞至鄂克什官寨尤爲後路要隘

昨已詳悉傳諭令派勇幹將領選撥重兵駐守其地並  
防守資哩隘口伊等如能經理得當則巴朗拉一帶軍  
臺糧路便得安固今據稱賊已由別斯滿往鄂克什果  
如朕前旨所料尤當急爲防範其看守鄂克什寨之人  
將金川潛往之賊立時殺死亦足以寒賊膽而挫其氣  
所有殺賊之人卽當查明重賞以示獎勵但帶兵之員  
必須速往接應方無後患至軍營糧運最關緊要富勒  
渾調集人夫源源接濟甚爲得力此時美諾無甚應辦之  
事富勒渾不必急於前往若富勒渾已回美諾而阿桂  
亦可尅日回兵富勒渾卽畱駐美諾同博清額辦理諸

務其鄂克什一路現有劉秉恬前往所有巴朗拉一帶督催糧運諸事必須實力妥辦至海蘭察等稱營中之兵無器械者甚多劉秉恬現往鄂克什一路糧台查有剩存軍器卽送美諾備用此等固可應急但恐所得有限不能敷用富勒渾已飛飭軍需局將烏鎗腰刀鉛藥等項急速製備卽當再檄該局迅速送往以供軍需利用

初六日

公偕明亮奏言兩金川賊番勾結侵擾經臣等分撥漢土官兵過河而南剿洗各寨現在兵力旣分

所有山梁上官兵實已無可抽用至現存火藥此時更應撙節臣等飭令將弁須見賊番聚集礮卡之內或出來行走再爲施放此外不可任意輕費其多餘礮位於二十日酌令運至大營轟擊色木則等處之賊臣等復思賊番既見礮位運下必料我兵將撤往他處或乘勢潛來侵擾當卽傳知各將弁小心防範預備勦殺是夜亥刻果有賊番先至山梁中間三寶營盤官兵早已預備放鎗擊打賊番不能前進分爲四股前來侵擾陝兵營盤維時叅將劉輝祖卽督兵放鎗拋石而賊番狡惡異

常帶有板片鋪墊過壕官兵奮力截殺直至二十一日丑刻賊始跟踉奔竄官兵趕殺共計殲賊八十餘人此次叅將劉輝祖以一百五十人竟能督率奮擊殲賊多人且額受石傷實爲勇往出力臣當卽賞給花翎其受傷官兵亦分賞銀兩以示鼓勵查賊番窺伺當噶爾拉大營勢頗猖獗現在各處不時騷擾臣等惟有督勵官兵竭力堵禦如遇賊人潛來多行殲戮稍紓憤悶奏入報

聞

公又偕明亮奏言查各軍營所調之兵歷時已久

而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傷損既多聞所餘不過數千又新經挫折一時難望其振奮至當噶爾拉後路綿長賊番時刻覬覦現雖撥兵防守尚覺單弱本路已無進攻之力他處更無兵可分臣等前於本月初一日籲請添兵五千名爲乘虛掃穴之用此時諒蒙

恩鑒但目下情形又與從前迥異自當通盤計議速籌分頭再進之兵以定各路合攻之局查貴州陝甘三省已無可調之兵惟湖南湖北額兵共有三萬六千若於臣等前日請調之二千外再調三千共成



五千尚可辦理其山西本與陝省毗連且該省多山若於近山居住之兵擇其精壯驍健者挑撥五千亦尚可用連臣等前摺所請昭通等處酌撥二千共調綠營兵一萬二千名如蒙

俞允仰懇

勅下各督撫卽行挑備分起迅速赴川再此次應用之兵若僅於近省綠營調取不惟不能多得且驍勇亦不似滿兵仰懇

皇上恩准挑派京兵健銳營火器營滿兵三千吉林滿兵四千索倫兵三千發來以備進剿至各項兵丁陸

續抵川尚需時日其如何分路進剿之處恭候

聖明指示再知會豐昇額等將分撥各兵事宜悉心詳議

奏

聞以期迅速再進至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既經撤出而  
豐昇額一路現又分派官兵護糧防後亦不能竭  
力進攻是以所有賊番力量已全聚於當噶爾拉  
一路此時別無官兵可調而豐昇額處亦未必能  
派兵前來接應此路但當噶爾拉一路軍糧火藥  
存貯尚爲充裕臣等惟有竭此血誠悉力籌辦卽  
賊人狡獪百出各處侵擾臣等鼓勵衆心亦尚能

堅守兩三月如有臺站文報阻隔數日之處伏祈  
皇上弗厯

聖懷奏入

諭曰阿桂奏當噶爾拉軍營防剿賊匪情形所辦俱合機  
宜朕心稍慰賊匪敢於如此猖獗阿桂現在鼓勵衆心  
尚能堅守兩三月其志甚屬可嘉但美諾已不能守海  
蘭察等俱撤兵退至日隆阿桂卽在當噶爾拉駐守亦  
難急圖攻剿而小金川之地又難卽時克復且賊勢方  
熾我力稍單阿桂自應速由章谷一路整兵而出爲要  
是以前日一聞海蘭察退回日隆之信卽傳諭阿桂迅

速由章谷退兵且俟新派京兵及續調陝甘雲南湖廣  
各省綠營兵到齊另籌分路進剿並諭富勒渾博清額  
曾爾魯成德帶兵往迎阿桂今復投富德爲參贊大臣  
諭令先行馳驛兼程赴川如遇新派之西安駐防兵二  
千及自請赴營之成都駐防兵五百並貴州續調之一  
千湖南已經起程之二千兵有可帶往者卽速帶領前  
赴章谷迎接阿桂並令色布騰巴爾珠爾亦按程趕赴  
成都俟有陸續兵到卽行帶領由打箭爐前往接應但  
看阿桂之意不肯輕退者必因營中兵力不足在外又  
無應援若急於撤兵恐綠營軍心易動而賊人轉得伺

我之隙在後追躡所籌亦是今富勒渾等及富德接續到彼官軍聲勢漸盛阿桂自當趁伊等到後卽將當噶爾拉軍營料理周妥與富德等內外夾攻以期整兵而出回至內地地方慰懸注至豐昇額等一路朕心亦深屢念前諭其移兵往剿大板昭之賊昨聞美諾退兵一事復諭令卽帶兵由丹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若此旨到時豐昇額等尚在宜喜則自彼由韋布什咱巴旺布拉克底之境至當噶爾拉軍營較爲徑捷豐昇額就該處現在情形斟酌萬全行之再成德一員前已有旨補授川北鎮總兵所有鎮遠鎮總兵員缺著阿桂揀軍

營出力之員奏請補授其扎拉芬已照所請補授永州鎮總兵所遺副將員缺現據阿桂奏補叅將劉輝祖勇往出力卽著陞授長沙協副將以示獎勵至所請調兵之摺於阿桂未經奏到之時已分別派出其山西兵路既遙遠且亦不甚得力自可毋庸調往今通計所調兵共一萬七千軍勢亦可大振統俟到川後阿桂等悉心妥議另籌分路進剿迅奏膚功

初七日

奉

旨調補戶部尚書

十六日

公偕明亮奏言查色木則之旁有古嚕一處令參將富金保帶兵分駐賊番屢次侵擾皆被官兵擊退但緣取水路遙因飭其夜間撤出賊番乘勢來截又經官兵上下合擊殺賊十餘名其往攻色木則之官兵因賊番所據碉座地勢較高雖節次攻撲屢有殺獲但究係仰攻不能得力惟有晝夜嚴防使賊不能截斷價格宗往來之路再赤爾丹色木壘壘溝卡了翁古爾壘等處皆與金川接壤雖此一帶叛番均經殲戮其最關緊要之隘口亦經

撥兵防守而其間道路叢雜前後左右在在皆可  
偷越臣等再四思維此時最要事機莫急於撤出  
兵丁先防後路不獨現在官兵均可安全無恙而  
嚴守各隘尚可以待續到之兵爲合力進攻之舉  
其後路中有從前已經駐兵者加兵助守其從前  
未經駐兵者酌量安設自可無憂疎失且如章谷  
吉地等處亦卽爲綽斯甲布之後路若於此一帶  
周防嚴密臣等與豐昇額信息相通彼此籌辦於  
事機尙爲有益而險隘可憑之地仍係我兵據任  
俟有續到官兵再行先收美諾亦不難於籌辦臣



阿木丹公金言卷九  
等公同酌議意見相同因於二十五日陸續撤兵  
分撥於思紐得里翁古爾壘阿仰及卡了邦料約  
咱索布章谷等處嚴加防守臣等帶滇兵一千六  
百名亦於本月初一日親自斷後徐徐撤出現在  
翁古爾壘思紐扼要地方暫行存駐悉力籌辦以  
爲統兵再進之計奏入

諭曰連日盼望阿桂軍營信息甚爲懸切因屢諭富勒渾  
及富德等速往帶兵接應今阿桂自當噶爾拉軍營將  
兵陸續撤出在翁古爾壘等處暫駐朕心稍慰阿桂等  
業已全師而出而翁古爾壘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

守自可無虞逆會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鴟張尤屬神人共憤實爲天理所不容惡貫滿盈滅亡必速今已添派京兵二千吉林兵二千黑龍江兵二千頃據海蘭察奏又添派索倫兵一千合之西安荊州駐防兵各一千伊犁額魯特兵一千是八旗勁旅有九千益選能帶兵之侍衛章京亦數十員又續派之雲貴陝甘湖廣等綠營兵催令赴川者共萬餘名計其陸續到軍營通計二萬數百名阿桂卽當酌定章程另籌進剿一面妥辦一面奏聞至豐昇額等一路昨令馳赴阿桂軍營策應今阿桂旣已回駐翁古爾壘等處無庸豐昇額接濟軍營

機宜移步換形不可稍涉拘泥亦非朕所能懸斷著傳諭豐昇額如未起程卽畱駐宜喜軍營以備再進或已行至中途亦不妨帶兵仍回宜喜並可隨處諭知各土司以將軍現已整師而出滿洲勁旅及各路精兵十萬亦俱陸續調派卽日復籌進剿以此鎮撫衆番方爲妥協豐昇額等卽酌量該處情形一切與阿桂札商而行劉秉恬仍令在巴朗拉一帶辦事文綬卽馳赴成都辦理兵行事宜并籌辦潰兵以及地方要務其桃關一帶卽令富勒渾前駐往來照應無庸再赴阿桂軍營

公又偕明亮奏言

臣

等因賊番蔓延四出前敵既

不能驟撤後路更屬可虞正在籌辦間據前敵屯  
土各弁稟稱金川賊番屢來懇求稟話臣等思賊  
番現既如此猖獗何以復來求稟雖當噶爾拉一  
路漢土各兵從不令與賊通言語但以目下事勢  
而論轉可藉以窺測賊情當飭將備等嚴加詰問  
據賊稟稱我金川係

萬歲爺家舊土司如今官兵百姓們我金川一點不敢侵  
犯等語查賊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來所得鎗礮  
鉛藥糧石銀兩器械等物爲數甚多業經志得意  
滿而又以當噶爾拉官兵向爲勁銳近日兩次撲

營及各處打仗俱經痛加殲戮看來未易動搖轉  
恐添兵攻剿故爲此狡詐之謀實堪切齒且妄冀  
大兵從此歇手可以倖逃天誅坐獲小金川之地  
其奸惡尤爲可恨但此時各路軍營旣不能合力  
剿洗而當噶爾拉後路險仄綿長如翁古爾壘策  
爾丹色木等處一線懸崖鳥道只須數十人據截  
雖有多兵不能衝過卽如木果木一路官兵二萬  
有餘德爾森保一經失事卽不足恃皆因後路一  
斷漢土官兵慌張潰亂所致今賊番不於此等要  
隘坐困官兵而轉來稟話是在賊番已爲失計而

在我兵撤居險要現在則易防後路將來仍便於  
近攻於事轉有把握臣等公同商酌莫若將計就  
計權爲撤出新兵一至即可統率再進爲雪憤掃  
巢之策惟是今昔情形迥異且此事關係甚大

皇上自必另

簡大臣來川容

臣

阿桂等公同籌辦以定期滅兩金川之

局奏入

諭曰阿桂此次辦理事事妥協甚屬可嘉已授爲定邊將  
軍統辦進剿之事實堪倚任此外大臣等亦罕有能出  
其右者阿桂卽當實力擔承此事不必稍存疑惑惟進

期之路不可不通盤籌畫預爲安定看來昔嶺當噶爾  
拉及宜喜等三路皆係仰攻未必有益將來再進時此  
等只可爲牽綴賊勢之用必須另籌安地以期克捷制  
勝因閱地圖內金川之噶拉依勒烏圍兩處險隘皆在  
河南賊番悉力拒守攻之非易若於河北覓可進之路  
一在草布什咱之境由西而東一在綽斯甲布或丹壩  
之境由東而西攻其不備自可易於得手若能得其河  
北之地則河南賊勢自必動搖并力夾擊便可掃穴擒  
渠尅期奏績阿桂應卽悉心籌度密詢熟習道路之人  
就該處山川形勢詳細酌量是否可行卽速繪圖貼說

據實覆奏候朕定奪

十七日

諭曰昨據阿桂奏當噶爾拉後路翁古爾壘至章谷吉地等處關係緊要均應嚴密防範因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一等日將各營盤官兵次第徐徐撤退親自斷後振旅而出現駐翁古爾壘等語辦理深合機宜朕心實爲欣慰已將奏到各摺宣示中外矣阿桂自聞木果木軍營之信能鎮靜嚴防鼓勵將士當賊番屢次侵擾俱經官兵剿殺今全師撤駐翁古爾壘不獨南路一帶可以無虞並可與宜喜軍營聲息相通以待新調八旗



勁旅及各省精兵陸續到營收復美諾等處另籌進剿  
金川甚屬可嘉所有隨阿桂自當噶爾拉撤出之兵未  
嘗非綠旗士卒乃能與賊相持二十餘日悉力拒擊整  
隊撤回較之溫福營中綠旗兵同受國家豢養一則有  
勇知方一則迥非人類可見綠旗兵心雖怯懦非盡無  
良果能調度得宜未始不可以勵敵愾著阿桂傳旨將  
在事之綠營屯土兵練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以示獎  
勵其中或有身雖在營而委靡不出力者亦當查明扣  
除毋令濫邀恩賞

又

諭曰阿桂自當噶爾拉全師而出此時大局已定一俟兵力畧振即可收復小金川剿捕逆酋殲戮賊衆並另籌分路進剿金川此皆阿桂應行次第籌辦至溫福軍營失事時衆幾二萬兵數不爲不多雖云疎於預防亦何至潰敗若此卽綠旗懦卒畏賊驚奔而將領各統所部豈盡漫無紀律聽其相率竄逃致溫福獨領百人衝出歿於戰陣其事爲向來所無其理亦太不可解豈因事屬旣往竟置不問著阿桂將溫福軍營因何債事確情查明秉公據實具奏再從前所獲番衆供詞俱稱僧格桑移居科思果木地方僅攜其妾及頭目數人莎羅奔

索諾木皆不與款洽并令其自行謀食相隨賊衆盡皆散去果爾則是價格桑甚爲失勢幾於自顧不暇何以能與金川逆酋通謀率衆復行猖獗若此其故又不可曉或係所獲番衆捏詞欺飾抑其中另有情由並著阿桂訪明具奏至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原屬三路並勦及聞價格桑復佔小金川故地溫福軍營失事美諾明郭宗等處亦皆失守不可不急援阿桂是以屢諭急速撤兵今阿桂既退據得地軍氣復伸且章谷等處皆撥兵嚴防與豐昇額後路聲息相通而各土司中如從噶克鞏聞知阿桂既出與豐昇額遙爲犄角亦斷不敢復

萌動搖之念並可因以鎮撫綽斯甲布衆心又况其地  
軍糧充裕礮火堅完再進之圖不煩另起爐竈豐昇額  
必當仍駐宜喜軍營爲是著再諭豐昇額等善體朕旨  
妥協行之再此項續調各省綠旗兵共有九千現皆節  
次起程統計不過八月初中二旬俱已陸續全抵軍營  
按西南兩路分撥每路可得生力軍四千有餘阿桂審  
酌情形於各省新調兵到後約可敷用卽宜分西南兩  
路先勦小金川其南路自係阿桂統兵色布騰巴爾珠  
爾爲參贊西路雖有海蘭察在彼殊不足恃若豐昇額  
已至巴朗拉卽著豐昇額帶兵進勦或豐昇額仍駐宜

喜則俟富德到阿桂軍營後與之面爲講論卽令富德由成都取道至日隆統兵進剿如此兩路夾擊賊衆自難兼顧我兵卽收復小金川全境盡殲叛逆降番廓清其地並於美臥溝大板昭等要隘各派重兵屯駐令王進泰常青分鎮要處另籌進剿金川則我武旣揚聲勢甚盛自可迅速掃蕩賊巢尅期奏績此事乃全局轉關之機甚有關係是否應如此辦理著阿桂悉心妥籌將作何酌辦機宜詳悉覆奏

二十一日

公偕明亮奏言查兩金川賊人自侵軼底木達布

朗郭宗以來牽連肆擾致木果木美諾一帶臺站  
地方皆不能固守臣等經月以來實不勝切齒痛  
恨晝夜思維以各路大兵進討彼卽竭力負嵎不  
過自赦其死何能乘虛軼出猖獗轉至於此實由  
董天弼本係衰庸疎於防範且不守礮卡另立營  
盤賊番窺伺已久而各處臺站兵本無多又皆怯  
懦是以底木達等寨一經失守各處軍臺望風奔  
潰至該督等查拏夾壩並不於賊番出沒之處督  
兵擒剿轉照內地緝捕之例分派兵丁於降番各  
寨逐一搜查以致番衆驚疑生怨賊匪得易於勾

引一處煽動各處皆因而滋擾至於木果木一路  
每次進攻未曾得利徒致損傷而所拏卡柵零星  
分布其中僅有十餘人及二三十人者賊番窺破  
并力於一二處則其餘各處相繼潰散至木果木  
失事時登春牛廠賊衆尚屬無多惟因散出客民  
兵夫從此經行兵丁卽已不戰而逃而美諾鄂克  
什相繼失守覈其潰散之由實因兵丁自行逃散  
並非賊番之力能至於此且據功噶爾拉木果木  
脫出兵丁供稱賊番分頭搶撲於木果木登春一  
帶所獲鉛藥鎗礮軍器米糧等項爲數雖甚多而

其打仗賊番止有此數實在無可加添卽小金川  
降番剿殺之餘俱行依附金川亦不過千餘人臣  
等一面俟派調滿漢官兵來川一面將續辦進攻  
情形通盤籌畫並將西路各兵設法鼓勵以作其  
氣申明軍律以悚其心務在痛剿賊番先清美諾  
進掃金川誓必不令兇狡兩逆會得以倖逃法網  
公又偕明亮奏言六月二十九日准豐昇額來咨  
詢當噶爾拉一路是否需兵應援臣等以現在南  
路防範嚴密可以無庸接應惟西路官兵除新調  
黔兵一千數百各臣等南路派往千餘外其餘



出來之兵均不足恃新調黔兵應卽令赴巴朗拉  
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並已飛咨劉秉恬富勒  
渾等辦理至臣等前次察看各土兵內聞美諾失  
事不無觀望並有逃去者當將帶兵之頭人嚴加  
申飭並傳知該土司土舍等轉飭屬下番人令其  
感恩出力毋得稍有搖動嗣臣等帶兵殿後撤出  
見沿途各隘皆有土兵駐守接應始知巴旺布拉  
克底土司已將得力頭人盡數派出並攢集土兵  
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草布什咱土都司亦俱  
添兵接應臣等查其兵數較之原派之數實有多

餘看來各土司尚知報効不肯爲賊番所搖惑此  
次後路防範嚴密賊番不敢前來窺伺甚爲得力  
臣等除量加賞賚外並諭以賊番猖獗如此其死  
愈速現在

大皇帝添撥京城及東三省以及各省精兵合力進剿務  
在尅期掃滅汝等倍加奮勉自必承受

重恩伊等深爲感悅

公又奏言查從前底木達布朗郭宗等寨爲賊所  
佔其時未久自不能卽爲堅拒誠如

聖諭上緊攻剿或可期其速得今美諾扼要之地已經失

守而小金川鄂克什地方官兵經年所攻克者均爲所佔南北阻絕不通此際情形與從前迥不相同已無分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之路而南路兵力僅敷堵守亦不能更攻開此路至奉

旨令豐昇額舒常由大板昭剿賊之處查收復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地方自應於別斯滿及大板昭等處分別進攻但此時西路非俟新兵到日不能舉動而各省所調新兵非三四月不能全到現既未能遽攻底木達布朗郭宗則豐昇額等此時亦可無庸移駐致啟緯斯甲布土司之疑計緯斯甲布距

大板昭路途尚爲不遠俟將屆進攻之期或仍酌  
留舒常在日旁宜喜等處牽綴賊勢再令豐昇額  
商量妥辦至滿洲勁旅自較綠營爲足恃今蒙

皇上先已派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額魯特兵五千陸  
續前來於攻剿旣爲得力而此時失事之餘軍心  
亦藉以自壯臣遵

旨將現派滿洲勁旅數萬添剿之處曉諭各營兵丁並傳  
知各土兵等使其知賊酋勢在必滅庶足以作其  
勇往之氣其新調官兵應赴何處備用亦俟籌定  
全局後檄知帶兵將領遵照分進

公又奏言昨淮海蘭察劉秉恬等將美諾明郭宗鄂克什等處失守情形抄送摺稿前來伏思綠營兵丁本多怯懦而西路又失於撫卹以致人無戰心但自木果木而美諾自美諾明郭宗而鄂克什望風退避處處皆成瓦解其情實堪駭異此時海蘭察退守日隆劉秉恬先至巴朗拉其兵丁踉蹌奔潰之情不知作何光景查自巴朗拉以至美諾此路實爲進剿小金川正路但道路延長其間如斯底葉安資哩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形勢均爲險絕是以自前歲進剿以來官兵節節力攻如資

哩攻至三月有餘鄂克什攻至五月有餘路頂宗  
明郭宗二處亦皆攻至兩三月有餘而資哩尚以  
截後而得鄂克什尚係設計而取歷時一載始能  
逐次開通其大板昭一路董天彌亦攻至三月之  
久並無寸進直至美諾旣破然後底木達布朗郭  
宗望風而下今此數處旣復被賊番佔據則其備  
禦愈嚴死守愈甚而大兵進剿事宜亦當早爲預  
備臣曰夜籌計不勝焦切又因美諾木坪兩處道  
路不通文報皆自省城來往動至旬餘於實在消  
息旣難迅速相通且於緊要事宜更難乘機酌辦

伏思當噶爾拉後路險隘之所均爲我兵所據如  
翁古爾壘以前之思紐迤西之真登梅列等處悉  
已防守嚴密或與僧格宗礮寨相望或據其上游  
俟新兵調至攻取尚爲不難至明亮於此一路甚  
爲熟習自應遵

旨令其帶兵駐守以綴賊勢臣將各處防守事宜一一督  
催辦竣輕騎簡從擬於數日內自南路起程馳赴  
巴朗拉達木巴宗一帶察看情形與諸大臣等亟  
整兵力熟籌進取之策並與督臣將撥夫運糧接  
濟等事悉心經理約計爾時色布騰巴爾珠爾亦

抵軍營更可將一切機宜共同商酌再行詳悉奏聞恭候

訓示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覆查辦軍營事宜及陳明賊番滋擾緣由皆與朕節次所降諭旨脗合美臥溝失事之故皆爲董天弼所誤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不早叅奏其罪亦無可道現在添兵易將氣象一新從此舉動順利自可仰邀

天佑迅速成功阿桂等當實力勉爲之至現籌收復小金川自須仍由西南兩路進攻而西路多係木果木潰出



委靡之兵不可不急爲整頓阿桂親往經理於事更爲有益茲已另諭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俱馳赴日隆一路與阿桂會商諸事西南兩路何者尤爲緊要阿桂卽同色布騰巴爾珠爾進攻其一路則令富德同明亮進剿至大板昭一路或令舒常帶兵或另派人前往均著阿桂詳悉妥籌悉心調度又前據阿桂奏一聞賊番侵擾果有可疑卽派員解京候訊若降順屬實仍應將其跟役家屬給還另爲安插亦著阿桂妥辦具奏

又

諭曰現在派令滿洲吉林索倫及駐防等兵共九千各省

綠營兵又九千與阿桂請調之數多少相仿阿桂需如許兵衆作何派撥調度其胷中必有成算此事惟阿桂是仗就伊所見以此兵力剿滅金川能實有把握否又今年分剿之當噶爾拉昔嶺宜喜三路俱係仰攻牛載未能寸進大礮轟擊徒耗火藥而兵丁逼近堅礮輕冒鎗石以致屢有傷損實爲可惜雖捨此更無別法然明知其無益而爲之殊非善策攻剿之事以知地利爲先賊番各處豈盡礮卡林立別無罅隙可乘之地阿桂當及此時畱心密訪默籌勝算妥酌密奏再前據溫福等奏擬進攻共有七路其一路由韋布什咱至正地前抵

勒烏圖約三站據稱此路稍平其一路從綽斯甲布之俄坡至勒烏圖僅兩大站據稱路近山平行走較易此兩路何以未用是否如原奏所云抑另有情形并著阿桂一併查明覆奏至新擬進剿之路或有緊要機宜以冀攻其無備尤須慎密籌辦不可絲毫漏洩

二十九日

公奏言臣前奉

諭旨科多新橋等處賊衆甚多且係阿桂後路必須盡行

剿洗

臣

查六月初三初四日接到劉秉恬等來札

即撥侍衛章京將領等帶兵接應彼時原以溫福

劉秉恬後路如果難通當擬親自帶兵前往剿殺  
嗣於初五六等日連報科多新橋等處均被搶掠  
則是河北路已截斷又聞鳩瑪爾里等寨降番均  
有動搖則河南之路亦俱梗塞除分遣官兵剿殺  
外其色木則古嚕僧格宗等處賊復合力肆擾而  
當噶爾拉山梁不時乘夜偷劫是時臣營盤內只  
剩川兵一百七十名實已無兵可抽足以開通科  
多新橋之路而西路正當失事之後傳言日多衆  
心滋惑臣斷難移動且美諾及鄂克什同時失守  
兩金川賊番全力聚於南路後路綿長雖有防兵

處處單弱可虞此臣從前不能分兵前往美諾等處之實在情形也至於南路一帶西山梁後則皆毗連金川東山梁後則與小金川之汗牛相接羊腸一線百餘里中皆係小金川賊徑與金川在在可通其中險窄異常者有數十處只就其最緊最要之隘口量撥官兵防守卽如僧格宗一處係在納木覺爾宗溝口以北地居色木則山崖之下三面皆有賊人誠如

聖諭兵少則於事無濟兵多則兼顧較難現將思紐翁古爾壘甲爾木真登梅列等隘派兵佔住則將來進

取僧格宗亦易於得手臣在南路日久所有巴旺

布拉克底草布什咱明正各土司相習已慣駕馭

已熟伊等亦頗爲心服并以臣爲可恃是以各土

司仍多派兵協同防守初無觀望之處今臣於分

兵防守後所有頭人番衆甫經寧帖尚宜示以鎮

靜加意撫綏臣現將

大皇帝業已撥派各省精兵數萬并調入旗勁旅數萬前

來務將兩賊會一并誅磔反復開導察看數日來

伊等情形俱安帖又告以本將軍此行要與各路

將軍大臣面商必滅金川事宜約計往來爲期兩

三月不等汝等果然盡心守禦如有賊衆滋擾卽行剿殺

大皇帝必重加

恩典與本將軍身在此間無異伊等聞言始皆欣喜放心

臣於十五日起程馳赴省城將趕辦舊兵軍裝器

械新兵分路進行之處與在省督臣商定卽由桃關出口前赴西路軍營亟爲整頓並議定道路候新兵一到奮力前進奏入

諭曰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衆之心並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

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自當如此籌辦看此三路中鄂克什既爲正路尤關緊要且日隆等處現有之兵多係潰退之餘心多怯懦尤不可不亟爲振作鼓舞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兵合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贊大臣其別斯滿一路令副將軍豐昇額統兵以海蘭察爲參贊帶兵進攻至南路統兵尚須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土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卽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大臣若阿桂以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宜卽令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參贊大臣帶



兵由河南一路攻打美諾惟在阿桂熟思妥酌總期於  
事有益據實奏聞請旨其攻打美諾似當從後山由上  
壓下前已於圖內貼說諭商阿桂當臨時酌量妥辦至  
進攻鄂克什之兵一經攻得亦應量度彼時情形或卽  
進取明郭宗與美諾一路會合或明郭宗已經克復卽  
并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爲甚便總在阿桂相機妥酌  
而行又所稱綽斯甲布一處酌畱大員攻打並爲牽綴  
金川之勢現今宜喜軍營仍令駐兵不動以鎮撫綽斯  
甲布兼就所有糧臺礮局在彼防護以待分路進剿金  
川之計自爲一舉兩得今豐昇額既令往別斯滿一路

統兵其宜喜軍營自當合舒常在彼駐守昨已諭令五  
岱馳赴豐昇額軍營豐昇額往別斯滿進攻時或帶五  
岱或帶馬彪同往聽其酌量帶用其大板昭一路前恐  
僧格桑尚在小金川自當派兵斷其歸路今阿桂又聞  
其已回金川若果其言可信大板昭係通金川之路只  
須於要隘派兵防禦卽無虞賊人軼出滋事設或僧格  
桑仍在小金川則大板昭仍須派員帶兵堵截勿使竄  
逸亦在阿桂確訪行之又新調黔兵一千屢經傳諭令  
赴豐昇額軍營備用今據文綬奏頭起黔兵於七月十  
六日到省已照阿桂所奏陸續赴西路聽用等語計此

時可抵日隆自不應調往宜喜致令往來僕僕想阿桂到彼必能妥辦若阿桂未到時黔兵業已改赴宜喜亦卽聽之若畱而未行則令阿桂於湖南雲南兩省兵量其先到川省者派撥一千速赴宜喜其西安荊州滿洲兵亦就其先到者撤一千往宜喜豐昇額處添此二千新兵亦可敷用候將來分路進剿金川應撥若干赴綽斯甲布一路阿桂至時再行酌辦至現在收復小金川三路進兵每路應添派兵若干並著阿桂妥酌派撥

公又偕明亮奏言查金川狡惡異常臣等詢問脫出之士兵等均稱賊酋兄弟侵佔底木達布朗郭

宗卽挾僧格桑同來至一得各處隨派金川賊目  
監領小金川番人一同駐守及窺伺當噶爾拉亦  
與僧格桑同行比至回巢之日將金川賊衆分守  
各隘仍挈僧格桑以歸且聞賊酋兄弟此時待僧  
格桑雖照常給與口食而其左右已盡換金川之  
人是賊酋令僧格桑來至小金川故地不過爲勾  
煽降番之計其實已將小金川自行佔據而視僧  
格桑如腐鼠孤豚賊酋於西路一帶所得銀緞鉛  
藥馬匹糧米物件爲數甚多小金川全境除僧格  
宗以南尚爲我兵駐守外其餘已均被佔業經遂

四三  
其所欲且當噶爾拉後路均駐多兵如來滋擾斷  
難得利因思與其盡力死鬪不如詭詞懇求希冀  
天朝萬一撤兵便可保其所有益可永佔小金川地且以  
此誇壓各土司鬼蜮伎倆實堪痛恨據各土司頭  
人等稱

天朝力量之大賊酋原所深知今已志得意滿自不肯再  
爲速禍之事或獻出僧格桑以求免死亦未可定  
如果誑出既可先行誅磔逆酋以快人心而小金  
川亦更易於收復將來攻剿金川亦辦理較易等  
語查各土司等志在必滅金川以除後患而於  
臣

等不減金川不休之心俱能深信不疑故有此請  
但此時總在整我現在之兵力以候新兵之續至  
臣等現將分路進搗機宜竭力籌辦務期擒馘兩  
會勦洗醜類奏入報

聞

八月初二日

諭曰阿桂著授爲定西將軍將內閣所貯定西將軍印交  
其部迅速由驛發往給阿桂行用其定邊將軍印卽行  
繳回

恭錄

御製詩

軍報

軍報七千里十餘日馳至雖悉心裁酌彼處形又異是在  
領兵者相機爲進退於古有名言軍情弗遙制令宜喜還

師意因接阿桂

初木果木軍營失事海蘭察等尚駐兵美諾與阿桂聲息可通方冀開其後路會剿

逆賊及聞美諾亦失阿桂以孤軍留駐當噶爾拉賊益鴟

張而外無策應深切憂懸雖屢勅大臣等候續調之兵到

川攜以往接猶恐遠不及事計惟宜喜軍營距當

噶爾拉稍近因迅諭豐昇額等速統兵擇路赴援持重弗

肯還詳陳彼地勢阿桂亦已出而無意外事據險圖再進

先因收剿底木達布爾郭宗之事合豐昇額督兵赴大板

昭斷賊歸路既乃令其往援阿桂及豐昇額接奉赴剿大

板昭之旨已聞美諾失守因計議謂去亦無益且恐倉猝

移營軍儲不暇保護亟致紳斯甲布土司說洞生心設而

疎虞後圖難計奏請仍駐宜喜以資控馭迨奉往援當噶  
之旨又以已得阿桂信復申前說豐昇額後次奏摺未至  
而阿桂已奏自當噶爾拉全師而出退據翁古爾壘為兩  
再進計且於卡垵至章谷嚴密周防余懷始得稍慰

路均吉利視若違吾旨實乃合吾意當此軍書絡繹宵旰

隨宜指示然郵函馳往最速亦旬餘始達軍事移步換形

况料敵於六七千里以外豈能必其始終不爽往往有傳

論甫數日續接奏又復迥不相伴深慮其拘泥貽誤故有

似違旨而不當事機似違旨而深合吾意者惟在將軍等

之臨事斟酌不意豐昇額舒常有臣而若此實為國之瑞

初膺委任竟見及此深為嘉慰

溫福吾舊臣僨轅翻禍致一慶一以慙憤懣刻弗置勁旅

簡重征溫福之失固因不得人心而又漫無措置然實因  
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勁旅荆陝駐防精今簡派健銳火  
兵進赴軍營以期整旅復進迅滅金川剿逆洗深愧阿桂  
今馳赴日隆一帶整頓舊兵籌度收復小金川仍分西南  
兩路進剿之事並酌定分剿金川進兵道路志在必掃賊



附文原公全言 卷九  
三  
集務擒賊會誅孽以雪憤恨因舉軍營重務悉以委之  
擇順治年間愛星阿所佩征緬得勝之定西將軍印授之  
竚望早 衆正天助順大舉期功遂  
馳捷奏

初三日

公奏言番地山高路險一夫當關之處隨在皆有  
當噶爾拉軍營深入賊境幾二百里賊若據截後  
路一兩處官兵卽難得出是以不得不就目前情  
形酌量撤出另爲整兵復入之計今自思紐翁古  
爾壟距章谷尙有五站此一帶內如真登梅列甲  
爾木以及木壟泥壟噶爾金約咱扎哇窠卡了那  
科索布大寨章谷等隘口分兵防守較之上年更

爲嚴密賊酋旣難施其鬼蜮伎倆而一俟應進之時即可前進恢復不必另籌接應臣已行文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富勒渾等毋庸前來俟臣面見時再爲籌辦至富勒渾等前稱續調黔兵一千名約於日內可抵省城臣卽令其趲赴日隆等處是西路防守有資亦可無虞搖動昨豐昇額已將不須撤兵之處詳悉具

奏惟是此次賊番於木果木及美諾等處獲有大礮所得火藥更多現當驕恣之時竟爾運往施放亦未可定或將山梁上最近賊礮之營卡暫爲收進

蓄銳養精俟新兵到後各路齊力大舉似更得要  
并以密札致豐昇額聽其酌辦再五福前奉

諭旨令其馳赴大板昭現又奉

旨令五福仍駐丹壩查丹壩所駐官兵雖少而此一路與  
綽斯甲布軍營實有犄角之勢且進兵時固須先  
定小金川而日旁宜喜等處亦不可無兵分剿以  
爲牽綴之局五福現已遵

旨仍回丹壩駐扎是今各路大局均已粗定總惟上緊整  
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俟各處新兵  
到日尅期迅進以成擒渠掃穴之功奏入

諭曰現在收復小金川之舉西路尤爲緊要而西路又分鄂克什別斯滿兩路其中通賊徑隘極多自非阿桂帶兵不可而別斯滿一路或合豐昇額前往或另派委員昨已諭令阿桂酌辦其南路情形現據阿桂奏真登梅列甲爾木以及緊要隘口均屬我兵據守一俟應進之時即可前進恢復看來南路進攻尚易前已諭商阿桂或將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或以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參贊合其妥酌覆奏定奪是南路統兵之人亦有定局且明亮於彼處路徑已熟阿桂尤當在西路及早調度約計新兵到營足敷派用即可會期進剿專盼

捷音又據奏上緊整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尅期迅速似將來應進之路阿桂胸中已有成竹朕意今年所攻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賊人守拒甚堅若再從此兩路進兵仍屬無益卽宜喜軍營亦未能得力此三路只可爲牽綴賊勢之用究須另覓別路進兵就圖中形勢而論三雜谷及黨壩似較易進不知實在如何或此外更有勝於此路者諒阿桂自必籌之已熟軍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可諉惟當密爲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

初四日

諭曰適因賊人由底木達奪取布朗郭宗搶掠將軍等北路驛站木果木軍營失事阿桂一路不知如何朕甚屢念特令伊子阿彌達將阿桂八字寫出著善卜之人詳視據稱命運現在正旺今派阿彌達省視伊父卽將所看八字帶給伊父看視

上於熱河召見阿彌達

諭曰爾父整師出於翁古爾壘甚善朕甚欣悅爾父若不  
出日後如何辦理爾今往視爾父今事已如此直不可  
止今若停止豈不貽笑於人乎此事難處朕亦確知惟  
是旣不可止究竟如何辦理如何計策俟抵彼處詢問

爾父爾父若留爾於彼爾卽駐彼遇有應奏之事交付於爾迅速旋回若奏摺難言之事俟回來之日口奏可也

初七日

公奏言七月二十一日

臣抵黃泥鋪適富勒渾邊

首前來接應並順道查辦糧務人夫據富勒渾邊閱海蘭察等咨文博清額魯爾魯已帶兵五百名由木坪一路前來策應查臣南路官兵業已扼據險隘以備整力再進並無需於接濟而西路官兵屢屢奔潰實未可恃是以臣令將續到黔兵一千名亦派

往協同駐守所有此項官兵五百名臣已合博清額等仍由原道回赴西路軍營至此次所調滿洲官兵入川臣過省時與文綬等面爲籌酌務使地方不擾而官兵行走仍無虞於阻滯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富勒渾奏言賊番自跳梁以來南路章谷一帶後路綿長是以臣富勒渾派撥川兵三百名新兵二百名益於民壯內揀派四百名遣赴軍營聽候調用今臣阿桂已將章谷各處防範周密其自章谷以至打箭爐皆明正土司所屬只須於現



有兵丁之外酌添以資守護惟查韋布什咱地方  
多與賊境毗連雖有漢土官兵千餘名分布防守  
聲勢不免單弱而丹東一處東接吉地西通綽斯  
甲布之木池該處原有之兵亦爲太少臣等卽將  
川省新兵二百五十名交原領之遊擊程萬年帶  
往丹東協同駐守庶可以絕賊人窺伺而於綽斯  
甲布軍營通章谷一帶之後路亦更爲有益至打  
箭爐雖距兩金川稍遠并尚隔明正巴旺布拉克  
底韋布什咱各土司之地但係軍營往來咽喉當  
此軍務殷繁現存之兵實不敷用應於撥打壯丁

四百名內派二百名交秦寧協副將哈廷樸畱於  
打箭爐與各兵一體差遣巡防其餘二百名添派  
於章谷以內各糧臺同原有之兵實力防護至此  
後應派南路之新到官兵臣阿桂謹遵

旨酌撥於打箭爐及東谷剛察茂紐等處暫爲存駐俾伊  
等就近支糧既可稍省輓運之費而一旦調撥亦  
爲容易且於後路一帶兵勢更爲壯盛至甲金達  
一處近經臣富勒渾於調到新舊兵內派往二百  
五十名防守但甲金達距賊尚遠而山下牛廠一  
處近通小金川本布爾桑岡更爲緊要海蘭察等

雖已撥兵防駐爲數不敷臣阿桂已面交博清額  
曾爾曾令其經過甲金達時查看情形將此項新  
舊兵二百五十名卽改撥于牛廠併力防範奏入  
報

聞

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奏言查現調各省大  
兵接踵前來自當乘此銳氣俾其及鋒而試但進  
兵之始務須先操必勝之算則兵氣始揚以此時  
軍事而論自當先辦小金川而進勦小金川自當

以路頂宗鄂克什明郭宗爲正路其右山之兜烏  
左山之策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別斯  
滿大板昭等處皆可進兵然路多則需兵更多今  
於一路之中酌分兩三路自不可少皆需新兵應  
用計所調各省綠營兵除調黔兵一千名外共有  
八千名臣阿桂悉心核算南路官兵共有一萬二  
千餘名若再加四千似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  
兵當此潰散之後卽再加四千名尚恐不能得濟  
現在續調黔兵一千名計至八月內卽能陸續抵  
營俟臣等齊赴達木巴宗日隆一帶審察形勢并

訪問于熟悉路徑之人悉心公同籌議再行具奏

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此時自當先辦小金川以路頂宗鄂克什  
明郭宗爲正路等語與朕所見適合此路旣關緊要自  
當令阿桂在彼統兵進剿而以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  
贊至南路副將軍必得妥協之人方于軍務有益明亮  
在南路軍營二年於將士等接洽地勢番情亦皆諳習  
自應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一同進剿至所稱  
之右山兜烏左山策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  
別斯滿大板昭皆可進兵等語此等皆係西路軍營之

地于其中酌分數路並進自不可少前因別斯滿一路就圖而論可通美臥溝底木達等處似爲尤要會諭令豐昇額在彼統兵而令海蘭察爲參贊豐昇額現駐宜喜以便將來進剿金川自不必復行調動當於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二人內酌擇一人在彼帶兵著阿桂悉心妥酌具奏至所稱南路官兵一萬二千餘若再加四千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兵當此潰散之後卽加新兵四千尚恐不能得濟等語是阿桂猶以兵數爲不足但彼止就陝甘滇楚之八千兵而計其新到續調之黔兵一千又先到營之黔兵一千尚未算入又西安荆

州駐防兵三千亦可陸續到營又成都自願隨征之駐防兵五百應已早往通計共一萬四千五百名除酌撥赴軍營應用外尚可存兵一萬三千餘名就西南兩路兵數多寡核計分撥似現在收復小金川已足數用原可不必俟京兵到齊再辦仍着阿桂實力妥籌卽行奏聞

十四日

公奏言據官達色稟報大板昭一帶陸續脫出官兵五百餘名大平均無器械已令其將各兵送至桃關俟辦給軍裝器械再赴西路仍令各歸本隊

並查明此項兵丁有無傷病不宜畱營或係在大板昭一帶防守被遮或卽在木果木等處潰散致拘賊境是否在海蘭察等所查未出三千餘名之內均須逐一辦理奏入

諭曰此等兵丁從賊境脫逃大率膽怯心驚不堪復用且其中必從木果木軍營潰散者多著交阿桂逐一確查如其中有在木果木倡逃者查迅得實卽應正法若係潰散之衆亦當照前旨分省發遣卽或實係傷病並非打仗者可比不得復援隨征優卹之例自當發回本籍革退名糧不必官爲資送並不當令其子弟等補缺阿



桂務須確實嚴查分別妥辦

二十日

公奏言

臣

於八月初六日行抵日隆軍營卽將在

營各項官兵親行查看伊等聞知回營兵丁現在查辦不敢更萌希倖之念人心已爲稍定但察其精神力量尙無振作之氣臣親諭以兩金川如此兇狡罪大惡極若苟且姑容必爲邊隅大患我

皇上用兵進剿實出於萬不得已今兩賊首肆其狡謀致將軍大人將備兵丁傷損豈可不爲之報仇雪憤如何尚思受降了事且卽受降賊又何肯再不滋

事汝等官兵內原屬勇怯不齊然自攻開巴朗拉  
以至進勦金川直抵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亦曾  
屢次打仗出力今汝等自思此次所見賊人實有  
幾何何以望風奔潰遽至於此况南路官兵亦係  
綠營所以撤出時不至損失者皆因恪遵紀律不  
肯潰亂之故今汝等如此不但多有損傷抑且顏  
面全無前功盡棄豈不愧悔雖汝等出兵日久誰  
無家室之思我

皇上深爲垂念是以節次加賞錢糧且將受傷殘廢之人  
以及陣亡兵丁之妻子屢次

恩施格外汝等具有人心當深知此事實有不能歇手之勢現在

皇上又派八旗及綠營兵數萬分道會剿汝等惟當各矢奮勵共切同仇之念早滅賊酋承受

恩典

臣

以此再三曉諭各官兵等亦不覺爽然若失且有

慙赧落淚者其大臣侍衛章京及綠營鎮將

臣面

責以大義伊等亦俱慙懼無地不能更措一語惟是各省各營兵數現在帶領者多非原管其一切檔案又復無存是詳悉清釐殊屬非易現在上緊趕辦以期兵丁整肅可用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查豐昇額等所駐宜喜軍營雖係金川地界其後路均在綽斯甲布境內論此時情形該土司斷不肯令賊番繞出佔據其地侵截大兵後路但賊番狡惡異常亦不可不加意防範查西路滿兵據副都統書麟報稱已帶領前四旗兵一千迅速行走現將抵省臣已行文文綬等卽令將在前之一千名徑從雜谷腦一路迅赴綽斯甲布軍營至滇兵內先到之一千名卽派副將巴福書迅速帶往宜喜日傍以資防剿並令將先到之陝甘

兵一千名接赴綽斯甲布軍營庶聲勢倍爲壯盛  
至在後之滇兵一千名臣思南路軍營本有滇兵  
三千去年節次打仗間有傷損今若添此生力兵  
一千名協同攻剿則舊存之兵氣勢倍增自必更  
爲得力其西路新舊黔兵約尙有四千餘名並無  
提鎮大員統領常青尙在滇省屢帶黔兵應仍令  
其來赴西路以供督率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

臣接奉

上諭翁古爾壘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守自可無虞惟

僧格宗一帶派何人帶兵往守抑令撤兵退出之處詳晰覆奏又據奏金川逆酋尚敢差人連次具稟實爲可惡可恨閱其來稟顯係自矜得意實堪切齒臣查僧格宗在納木覺爾宗之東北白納木

覺爾宗溝口前往北面皆係一線懸崖南面卽係大河過河卽係達實喜榮寨賊人在河南放鎗皆可及於河北路上七立克齊受傷卽在此處且色木則山高據僧格宗北面之上賊番盤踞頗多鎗石亦可及於路上而新橋科多之賊因可自北直抵該處其鳩瑪爾里等寨未盡餘孽亦可渡河來

擾三面均爲受敵向南一路又因納木覺爾宗溝  
口易於截斷富噶爾拉官兵一撤僧格宗勢難駐  
守臣因將火藥鉛彈先行運出餉鞘銀兩亦飭運  
送章谷收貯所存糧石令官兵儘力裹帶並酌賞  
各土兵至七月初一日令舒景安張玉琦等帶領  
官兵同時整旅而出並無傷損至金川賊番獷惡  
異常且索諾木率其兄弟同來當噶爾拉合力侵  
截特因官兵強勁賊番舍死力鬪連被殺傷因而  
轉來投稟臣當時窺測賊情非爲將來乞降地步  
卽俟我官兵撤退時稍露驚慌便可從後衝壓其

計不出此兩端彼時臣若置之不問帶兵鏖戰諒  
賊亦未必遽能攔截但若且行且戰則傷病兵丁  
斷不能兼顧且從險仄一線中衝出官兵損傷必  
多而火藥鉛丸軍裝等項亦歸全棄是以萬不獲  
已將計就計先拏任各處隘口令官兵徐徐撤出  
臣屢以兩金川不可不滅自去年以來節經陳奏  
均荷

聖明睿鑒今又見此猖獗之狀痛心切齒實除一併剿滅  
之外更無他意

公又奏言查金川索諾木弟兄嗾使僧格桑勾結



降番侵佔故地原不過欲緩大兵進剿之局及得志之後所得之物盡數據爲已有而小金川之地亦卽派其頭人番衆監領守禦卽如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則其竟爲吞佔之計已屬顯然但路頂宗鄂克什等處離其巢穴旣遠以金川番人守小金川之地亦不能如自顧其家自守其地之死心專力而小金川降番之復叛者其在美諾以東人數尚較多而美諾以西所存不過十之三四且代金川守小金川之地又不如其從前自守之堅此時若欲稍圖克捷正自非難但能取

必期於能守今西路官兵渙散之餘全不足仗卽  
續調之貴州兵二千名除派往南路六百餘名外  
其餘雖經打仗而自美諾出來亦經隨衆退散所  
有軍裝鍋帳亦未齊全完整若將此等官兵遽行  
攻打搶得一礮一卡旣不能奮迅直進而轉致賊  
番於各險要處上緊隄防則雖滿漢官兵齊到轉  
需節節力攻卽如資哩一處現在設有卡兵其舊  
時礮座至今亦未修整原無難帶兵往駐但從前  
撤出時若卽駐兵於此賊轉無從窺測今撤駐達  
木巴宗已及數旬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酋必疑

卽日進兵反益促其預備莫若此時揚言於衆以  
軍營兵力不齊須俟冬間各處精兵全到後另籌  
進勦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約數  
應用卽約南路一同迅進使其猝不及防自必勢  
如破竹加以各路官兵合力夾攻小金川地方諒  
能迅速克復臣斷不肯託持重之名稍有因循遲  
滯

公又奏言自今春進勦以來三路合攻本有可成  
之局而當噶爾拉一路尤覺易於得手特因木果  
木後路防範稍疎金川賊番出我不意指使小金

川人各歸故地據其碉寨已成反客爲主之勢且  
搶掠站糧以資口食因得截斷後路肆其猖獗並  
非賊人力量直能如此况賊衆數未盈萬自去年  
攻勦以來傷損不少番人亦厭兵已甚此次所得  
礮位火藥糧石雖足以供守禦而人數究不能增  
若使厚集兵力分路並進賊自難於支應其餘要  
隘慎密周防又使其無從窺伺卽不能定以時日  
自可望成功葢事况賊酋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  
猖獗我

皇上籌辦小金川時本無意於兼辦金川歷來所奉

諭旨具在實可上對

蒼穹並非好勤遠畧乃逆會助惡幫兵鴟張日甚以人心  
天理揆之亦斷無不滅賊人之理臣身肩鉅任如  
果深見其必不能辦糜餉勞兵終歸無益何敢徒  
爲誇大之辭僅思塗飾目前而不爲日後奏功之  
計惟就愚昧之見實心殫力將派兵分路各事宜  
通盤籌畫實可必於有成以勉副我

皇上委任至意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稱當噶爾拉退兵時若轉戰而出官兵不  
無傷損是以將計就計先守各隘令官兵徐徐撤出等

詔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賊方猖獗卽與鏖戰亦屬有損無益阿桂能整暇退兵全師而出事勢如此並不以其不戰爲怯也又據稱資哩一寨從前旣未駐兵今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疑卽日進兵益促其預備之謀自當揚言於衆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足敷應用卽約南路一同進攻使其猝不及防庶易得手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所計而行似此籌度合宜朕實爲之嘉許此卽阿桂所見周到處朕所以倚任阿桂亦卽在此又據稱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等語殊不足信昨據金川脫出之番人琳心摩供稱索諾

木令僧格桑仍駐美諾之說似較近理索諾木既藉僧格桑之力潛爲小金川地方號召降賊背叛盡佔其舊時巢穴且侵擾木果木軍營索諾木將一應軍器等項運回金川其所得已爲不少若僅攜僧格桑以歸卽反覆無常未必能驟變若此而僧格桑及其頭人方且得志驕矜未嘗不萌復振舊巢之念亦未肯遽行受制金川聽其驅遣卽小金川番衆亦必戀其舊時土舍不肯甘爲金川所轄索諾木若竟違衆併吞將僧格桑拘住金川安得有如許大力量是僧格桑仍在美諾之分數居多阿桂進兵收復時務將各路堵截使逆酋無從竄

逸然後進攻美諾將僧格桑擒縛獻俘誅磔再行集兵  
進剿金川則士氣更揚而軍威益振斷不可爲僧格桑  
已回金川之言所惑疎於布置至所稱逆酋如此鴟張  
揆之天理人情斷無不滅惟有實心殫力通盤籌畫必  
其有成等語覽之稍爲慰懷惟望阿桂堅持此心早得  
勝算迅奏膚功以膺茂賞

二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收復小  
金川惟在籌備齊全一有舉動卽如破竹始可振  
軍士之心而寒賊酋之膽今小金川之地皆有金



川賊人據守辦小金川卽所以辦金川不得不將  
所調新兵約計可數分數之用邁行進取今六月  
中先到西路之黔兵現存一千二百餘名其成都  
駐防五百名亦僅到二百名現除新到續調之黔  
兵一千名外其餘新調各省官兵應赴西路者五  
千名此時尚無一起前出桃關西路舊存之兵頽  
靡已極全不足恃其南路非俟新調官兵到日亦  
難舉動而應赴南路兵內雲南陝西二千始從成  
都起程臣等竊思若如上次進剿由資哩而鄂克  
什而路頂宗明郭宗節節進攻則逆酋只須數百

賊番嚴守以少兵而阻我多兵轉致稽延時日是必當於一路之中爲分頭並入之計方易得手况小金川道路情形各侍衛章京鎮將等攻剿一年均經熟諳而賊人力量不過支禦當前一面其餘可進之路未必均能據守臣等原不必俟旗兵到齊惟在所到各兵足敷應用則如美美卡木蘭壩鄂克什以及附近本布爾桑岡之瑪爾迪克貢噶等處派兵指定處所分頭齊進將所有形勝地方同時佔據又先與南路及綽斯甲布尅期同日進攻庶賊酋顧此失彼無從抵禦一經克捷賊勢必

成瓦解小金川地計日可平臣等與熟習帶兵之員并可信之士弁土目詳悉熟籌衆議僉同皆謂與其少兵前進轉爲賊番所阻不如兵力稍齊足資分撥尅日並舉則雖進兵稍遲而收功自爲迅速奏入報

聞

二十九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富德奏言自兩賊會滋事以來臣阿桂卽將如何克復小金川之處通盤籌計但道路情形雖知梗概而於西路現在

形勢尚未周知是以先將大畧奏

聞茲

臣

阿桂前抵日隆詢之明白鎮將及土弁土兵等具

得其詳與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臣海蘭察臣富德

詳悉籌計其鄂克什一處固係進兵大路而南路  
翁古爾壘思紐等處險要現在爲我兵佔據若南  
路官兵先抵美諾則鄂克什之兵無難會合或鄂  
克什之兵攻至美諾則南路之兵亦能直進但鄂  
克什一路南北兩山皆須分翼並進始足以分賊  
勢其南山之瑪爾迪克本布爾桑岡兩路當臨時  
斟酌情形分兵前往而北山別斯滿一路之兵更

不可少查由別斯滿一帶前抵底木達布朗郭宗  
共有上下兩路雖俱險峻多雪但訪聞上路冰雪  
最大其下路尚屬可行此處進兵如能先抵底木  
達等處則酌留官兵駐守而大兵從東而西會攻  
美諾三面合剿賊酋必不能支若西南兩路之兵  
先克美諾則往剿底木達等處亦更勢如破竹美  
諾及底木達等處一定則分剿大板昭曾頭溝等  
處盡皆迎刃而解小金川之地不難收復其大板  
昭一路雖未嘗不可進兵但以小金川地界論之  
自約咱以至翁古爾壘思紐官兵自南而北深入

賊境一百餘里功已過半是以仍當從此進攻若由大板昭前進則自北而南距底木達布朗郭宗尚有一百數十里且至美諾又一百餘里多分兵則無兵可分少分兵則又不能前進自不如從鄂克什別斯滿等處合力進攻得一處即可橫截其間使賊酋首尾不能相顧至此次所調滿漢官兵內除雲南陝甘及西安駐防共三千名先入川境臣前已飭令飛赴綽斯甲布軍營以供豐昇額應用其外雲南兵一千陝甘兵一千荊州駐防兵一千京兵五百名及黑龍江吉林兵各五百名共四

千五百名擬撥赴南路軍營查南路本有滿漢兵  
共一萬二千數百名今復撥派四千五百名共有  
一萬七千餘名再加以各處土兵于分防分剿之  
處自爲充裕其西路現存兵共一萬二千餘名當  
驚潰之餘多不足恃今除已到之貴州兵一千名  
外再添西安駐防一千名湖廣兵四千名京兵一  
千五百名黑龍江索倫兵一千五百名吉林兵一  
千五百名共九千五百名合之原有之兵與西路  
舊日兵數僅能相等再查自別斯滿前抵底木達  
布朗郭宗計程一百數十里此路進兵亦必得七

八千以上則聲勢壯盛始能得力仰蒙

聖諭以爲必需添足兵數不妨卽行奏聞發往但目下進兵緊要卽新調各兵陸續到營尚不免有需時日若再添調更屬緩不及事卽如察哈爾兵丁與額魯特相似以此間地理揆之不能得用自應停其調撥且此次既有滿洲索倫等兵實可得濟臣等謹就現在各兵合以各路舊存之兵並催調各處土兵酌量派撥督率前進以期迅復小金川之地至克復之後辦理金川所有西南兩路滿漢各兵自應通盤籌計分撥或有必須增兵之處當一面



進攻一面奏請亦可無誤至臣阿桂屢奉

諭旨以目下收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爲要西路中又兼鄂

克什別斯滿兩路今臣阿桂卽同色布騰巴爾珠

爾在西路進攻令富德前往南路同明亮進剿臣

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謹遵

旨卽同在西路督兵以冀尅期收復臣富德卽於十五日

馳赴南路與明亮公同商辦合力進攻臣等總惟

視三路如一路合數人如一人和衷共濟以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再臣阿桂遵

旨令五岱前往宜喜茲於本月初九日已令起程

公又奏言查兩賊酋罪孽貫盈惟有整兵申討一  
并剿除此外實無他計惟是此次各處失事皆因  
金川噉使僧格桑煽惑降番所致若能設法誘出  
僧格桑則小金川之人已無主使其地更易於掃  
平惟是賊酋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  
存遷就亦必爲其所輕仍不肯遽行縛獻然以現  
在形勢而論南路之兵旣已扼守要隘西路布置  
亦漸周密而綽斯甲布軍營又未移動且大兵接  
踵前來

天朝力量之大賊所素知而逆酋等正當侵掠充足之後

各思坐享安居其捨死打仗之心亦已稍懈此時  
畏懼大兵再進因求自解免死之端實爲情所應  
有若能於未進兵之前誑出僧格桑固可剪其黨  
羽即使賊酋稍存觀望未卽臨時擒獻而賊心已  
懈一面言語相通使不爲備一面俟兵力稍齊奮  
迅直進亦必易於攻克至賊酋罪大惡極搥髮難  
數卽將僧格桑獻出尚當索其七圖安都爾蒙固  
阿什噶等大頭人與其印信號紙併飭其退還從  
前所佔各土司之地卽使

天朝仗義執言賊酋一一聽命而旣還所侵之地則賊勢

益弱誅滅更屬無難况逆酋如此狡惡聲罪致討何患無辭且久爲衆土司所深恨卽使諸事遵依之後仍復加兵衆土司等方幸永除後患亦斷不以爲

天朝失信卽去歲哈國與誑取鄂克什木蘭壩美美卡衆土司方以爲用計甚善並未聞以失信爲言卽其驗也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路分兵收復小金川一摺旣已妥酌撥定亦可照所議辦理但朕意以收復小金川尚非難事似當於各省綠旗兵到後先行分派進攻不必俟京兵

等到齊再辦今阿桂所分兩路兵額已將京兵及吉林索倫兵俱經按數撥定是其意必須京兵全到尅期進兵自係因西路現有之兵爲不足恃不得不藉新兵之力但索倫後隊于九月望間始能自京起程若俟全數到齊非至冬月中旬不能進兵此時不過收復小金川似無須如此紆緩今伊旣詳爲分派自必曾有成算只要迅速成功其進兵遲早原所不計至收復小金川雖屬目前先務及小金川平定之後卽須進剿金川所有一應機宜尤須早籌勝算臨時方能整暇今於收復小金川金川並無一語提及金川豈不知預操全局可得乘勝

直入之利乎又另摺奏稱賊酋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存遷就必爲其所輕等語所見甚是總之金川擒獻僧格桑一事無心任之則可有意求之則不可借此以先戮僧格桑剪其逆黨則可因此欲完兩金川之局致貽後患則斷不可且索諾木侵佔各土司地境黨逆拒命罪惡貫盈近復有擾害溫福軍營之事大兵聲罪致討不患無辭阿桂既見及此切不可稍涉游移之見惟望切實妥辦佇聽捷音

公又奏言查此次木果木失事各營兵丁有潰散者有潰逃者不可不分別查辦當賊番猝至失措

張皇紛紛驚避迨至收集之時其人尚在者此潰散之兵也其任意奔馳混雜於稠人之中私行竄匿乘勢遠逸以致尋覓無踪者此潰逃之兵也查兵丁在營脫逃已當立置典刑况因潰而逃希冀遠颺其心更不可問於法實所難寬自須一律嚴辦用昭炯戒若海蘭察前後兩次沙汰遣回兵三千二百餘名不特在日隆遣發者俱有照票卽在美諾鄂克什遣發者亦皆給有驗票可憑臣查閱原冊均註明傷病字樣與驗票內填註相同此項兵丁有在木果木失事以前卽受傷病者有於潰

出之時受傷病者俱仍各歸本營但因其傷病疲  
弱畱軍營徒糜糧餉是以節經驗看遣回並非潰  
逃者可知至潰逃之兵當下並未歸營其姓名既  
無從稽考現在雖不能指名嚴緝然海蘭察所奏  
未出兵丁三千九百餘名必卽在此數內如海蘭  
察奏請正法之陝兵王正元卽係自木果木潰逃  
列入未出數內者其明證也臣現將未出兵丁清  
冊移交督臣富勒渾文綬等轉咨各省地方如查  
得未出冊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係潰逃之兵一  
經盤獲立予正法卽人數較多不得稍爲寬貸至



於潰散之兵雖與因潰而逃者有間但正當攻勦  
緊要之時竟敢不顧主將闕然潰散其情亦爲可  
惡現既無從查出首先潰散之人卽當查出首先  
潰散之隊查六月初十日木果木之失事皆由於  
德爾森保之營盤失守當額森特帶兵往援時祇  
見德爾森保同副將多隆武尚在山梁各兵早已  
不見是此日首先潰散係德爾森保所帶之兵此  
項兵丁自當嚴行懲治以儆其餘查德爾森保等  
統領兵丁內除都司柯藩所帶三百十六名係俟  
溫福出來時隨後撤出其餘潰出而仍歸本營者

二百五十九名此項潰而復集兵丁雖以傷病疲  
弱沙汰遣回但查係首先潰散之隊自不應令其  
優游回籍臣現令造冊移知署督文綬將該兵等  
概行遵

旨發遣不使倖逃法網蓋軍法貴乎嚴而明今同一潰散  
之兵不分其情罪輕重惟以傷病之先後爲分別  
是幸而未得傷病者可以脫然事外不幸而帶有  
傷病者轉當遠戍邊方於情理尚未允協以臣愚  
見自應首嚴潰逃次嚴先行潰散各兵等見軍律  
分明方足以服其心而寒其膽至兩次沙汰之三

千二百餘名內其有傷病稍愈之數百名懇請仍赴軍營効用是該兵等各懷雪恥之心尚有天良况伊等久在行間此次新募之兵究屬遠來臣已交護軍統領喜寧提督王進泰等詳加驗看將此項傷病已愈兵丁行文文綬辦給軍裝器械仍令來營以資調遣此內如有德爾森保隊內潰散之兵仍行扣出雖懇赴軍營亦不准免其發遣其餘傷病遣回原營原省兵丁既非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自應驗明遣回但究係曾經潰散亦不便與從前遣回之傷病兵丁一體辦理該兵丁等回營之

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如其殘廢不堪卽革去名糧不得稍存姑息以勵兵心而彰

國憲奏入

諭曰阿桂奏沙汰傷病兵丁分別治罪一摺所稱木果木失事兵丁當分別潰散潰逃二項如查得未出冊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卽係潰逃之兵盤獲立與正法自應如此辦理至稱潰散各兵無從查出首潰之人當查首潰之隊係德爾森保山梁之兵潰散最早現移知文綬等概行發遣所辦亦是著文綬等卽照阿桂所議嚴行

分別查辦毋使倖逃法網惟所稱傷病遣回兵內查非  
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該兵等回營後如傷病已愈尚可  
差操者仍令其入伍等語未爲允協此等傷病兵丁其  
在木果木失事以前者自係舊時打仗受傷至失事後  
沿途傷病之兵卽係奔潰而出者縱或因其傷病不爲  
發遣亦當汰回本籍革退名糧卽有子弟亦不准頂補  
已屬格外寬典豈可仍令其入伍當差虛糜糧餉着文  
綬等分晰嚴查妥辦俾無枉縱

九月初二日

諭曰奎林至詢及阿桂在當噶爾拉撤兵事所言甚詳阿

桂於此事措置得宜從容中度可謂善於經理至賊酋  
索諾木屢次差人投稟并差賊目丹巴沃雜爾來營欲  
求官兵讓出阿桂因將計就計全師而出所辦必當如  
此彼時賊意欲官兵撤至章谷阿桂若漫無見識輕率  
遠退舉二年費力攻得之地盡行棄去卽不能無罪今  
退至思紐翁古爾壘既有要隘可據後路可守整兵再  
進收復小金川尙有可憑之勢是阿桂此次退出所係  
甚重朕前此爲之日夜懸望及聞其旣出不但不以爲  
非且深爲嘉慰至現在收復小金川自較易辦而將來  
進剿金川不免稍難今年所得之當噶功噶及宜喜三

路俱屬仰攻費力只可存爲牽綴賊勢之用或于丹壩  
三雜谷正地等處另覓妥捷之路諒未必俱屬險要難  
以施攻卽或亦有險仄之徑其後路皆土司地方不至  
如功噶當噶等之應防及意外也

初六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攻剿小  
金川賊番出礮抗拒時畏懼弓箭較之烏鎗尤甚  
今蒙

皇上添派健銳營火器營吉林黑龍江索倫等兵均係素  
嫻弓箭又由武備院撥給箭枝攜帶來營臣等仰

仗

天威殄戮逆番指顧可俟但軍裝不妨多備查從前解赴滇省永昌等處之箭約尚存有三十餘萬枝若就其中挑選十萬解至成都收貯遇有需用就近調取更爲便易臣已行文彰寶令其奉有

諭旨卽派妥員解送成都查收備用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征勦兩金川現當軍營轉關之際首應鼓勵衆心使之知愧知奮以新兵協同攻勦又以旗兵爲之表率再於初次攻勦時獲有利益以振



其氣則衆志奮揚可望得力至金川賊番現據有小金川之地或疑其加添兵力不知小金川誅殲之後所存人戶無多而金川屢次攻勦之餘傷損亦復不少即使併而爲一人數斷不能增且如去年南路攻至達烏西路攻至資哩金川幫兵節節死守而仍不難於深入是兩金川卽已合併亦無可慮雖其所得之糧足供一二年之食而攻滅之機亦不在此去年進勦小金川時據脫出拏獲番人均稱年歲歉收口糧不繼及攻克僧格宗美諾之後見官寨內尚有存糧可見賊番不能守禦之

故實因大軍直入勢同瓦解亦非由于乏食惟是前次進攻官兵營卡俱逼近礮座以便乘機攻撲今賊人所得礮位除頭二三號大礮度不能移動外其四五號礮位運來施放則官兵營壘卽有難於逼近之勢但攻剿隨地換形臨時又當設法籌辦誠如

聖諭事在人爲斷不可畏難中輟臣察看金川怙惡情形實已天怒人怨勢必滅亡惟在各路統兵之人慎重辦理務使士氣不傷而兵心固結自可必其成功今臣體察情形逐一悉心核計其事實非無把

握斷不敢徇衆人之見或致稍涉游移

諭曰阿桂覆奏籌度進剿金川一摺稱體察賊情逐一悉心核計其事非無把握等語阿桂果有成算實屬最善惟望勉力爲之

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查劈山礮位一項既便攜帶而施放仍可及二三里外最爲軍營利器今軍營所存僅有數位業將前此運存臥龍關及已壞而尚可修補者均飭該處員弁挑驗修理共計不過十餘位實不敷用聞省城有能造

劈山鑿位之匠臣阿桂已飭限一月內鑄成二十位速送軍營應用以後隨得隨運其餘軍裝軍械經兩督臣飭辦不致有悞進剿其分派綽斯甲布一路官兵除在前之西安駐防及滇省官兵已於八月內由桃關前赴軍營陝甘官兵一千計目下亦當由省起程其應赴南路之滇兵一千陝甘兵一千亦於八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前赴軍營至應赴西路之兵湖南頭二起一千名已來至日隆其餘各起亦可接踵出口至京兵及後起西安滿兵均陸續抵省荊州滿兵據報亦已入境臣等行文

文綬如西安駐防滿兵尚未自省起程卽將京兵料理令其先赴西路以資攻勦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查兩逆酋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後索諾木旋帶僧格桑回巢臣阿桂在南路時已據土弁土兵等探聽具稟今抵西路已來其脫出漢土兵丁雖亦有僧格桑仍在金川之語尚未確切今脫出屯練阿爾嘉自被拘之後因能治病索諾木攜以往來所有僧格桑前往噶拉依後復至勒烏圍之處均係得之目

擊此時僧格桑又在何處該屯兵尙未能知誠如  
聖諭與其逆僧之諉罪縛獻何如衆兵之乘勢俘擒加之  
寸磔方可雪憤紓恨至西路先截底木達布朗郭  
宗及大板昭一帶隘路勿使僧格桑由美臥溝逸  
出南路先截科多新橋等處勿使從喀爾薩爾潛  
逃查從前西南兩路進攻功噶昔嶺木果木當噶  
均駐大兵僧格桑若欲往來必由美臥溝今自美  
諾東至大板昭西至僧格宗科多與金川相接可  
通處甚多僧格桑卽由美諾地方竄入金川已不  
必定由美臥溝及喀爾薩爾等處但臣等卽日進

兵不獨務爲俘獲逆酋之計卽其頭人番衆凡有  
可以邀截擒戮者皆當相機設法以防免脫臣悉  
心籌計知會明亮等一體相機截擒不使復能喙  
走奏人報

聞

二十日

公奏言接奉

諭旨令臣詳議何路進兵查分兵申討務期得用若不詳  
細籌酌徒分正路兵力于事無益今南路本係臣  
領兵攻擊之處情形俱所深悉至西路喀爾薩爾

一帶臣前此亦曾經過現同色布騰巴爾珠爾等與從前到過此路之大臣侍衛章京詳細詢問衆土司頭人等亦知大概查喀爾薩爾在功噶爾拉之前必須由牛廠進攻其地險峻異常難于搶佔且春冬雪大不能行走亦必自山腿下至山溝再登兩邊之山方能佔據若將此作爲正路進兵似覺稍難至於木果木以西山勢俱極險惡衆兵自下仰攻徒爲費力此外如巴旺一路亦可進兵又須添兵安站恐難接濟再美臥溝係在木果木北其地雖通勒烏圖而深林密箐谷口狹隘險處甚



阿文公全言卷之九  
多兵難以越過且後路綿長官兵未能接續此  
西南二路之大概情形也至綽斯甲布一路何處  
可以進兵臣已問之豐昇額等尚未明晰查覆又  
臣詢問熟識此處路徑之土司頭目據稱小金川  
西北有谷噶山梁從此而下可達勒烏圖其道路  
尙可前進等語此等地方該土司等雖爲熟諳猶  
恐所言未甚確鑿現又調三雜谷明白頭目數名  
來至日隆再行詳詢并俟豐昇額覆到將分爲幾  
路如何約定進兵之處另行具奏奏入報

二十八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

臣等自赴日

隆以來屢有賊番叫喊茲又據頭人丹巴沃雜爾具稟于副都統額森特稱南路甲爾木真登梅列官兵離我地方太近實在畏懼懇求撤出額森特諭以汝等在當噶爾拉原稱土司求撤出官兵情願贖罪如今汝土司並無贖罪之處如何言此丹巴沃雜爾又稱僧格桑是土司一家如今將伊囚禁受罪將軍大人等可以遣人來看額森特復諭以僧格桑罪惡重大斷難饒宥汝土司如何代替

乞恩以後不必再來具稟嗣於九月初一日丹巴  
沃雜爾仍在卡外稟稱我土司們要想贖罪將僧  
格桑獻出但此事亦甚難辦額森特又諭以此是  
汝土司自圖贖罪之事只想如何與汝土司有益  
卽速辦來初二日賊復有要想贖罪欲來請安之  
語初九日又據賊稱大人如要僧格桑可差人賫  
藥來將伊藥死我等卽將其屍交給等語臣審察  
賊曾之意惟恐將僧格桑縛獻軍前僧格桑心懷  
怨毒必將索諾木莎羅奔等從前造謀助惡之處  
悉皆供吐是以俟藥死獻出又或借稱藥死卽可

將面目相似之人希圖掩塞而懇差人前往則其  
居心叵測更屬狡詭可恨且臣等兩次令額森特  
傳諭原以丹巴沃雜爾係索諾木等管事之大頭  
人若能誘出擒拏先足以喪賊酋之膽今賊目防  
衛甚嚴無從下手此時雖不必遽行痛斥以絕其  
望亦不可再通言語以爲所輕臣等飭令毋庸給  
與回諭至今已經數日賊雖叫喚如前弁兵等俱  
置之不理現在各處所調勁兵陸續到營臣等惟  
有密籌收復大局奮迅進攻如莎羅奔岡達克尚  
在美諾必期設法擒拏斷不使遂其緩兵詭計至

賊酋如此狡詭除勦滅之外斷無他議臣現在將其鬼蜮伎倆詳悉宣示並以激各官兵憤恨之心爲必滅金川之計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又奏言查木果木失事後出來兵丁雖有八千皆衣履單薄今各山梁早已下雪不足禦寒前次移知督臣製辦軍裝軍械而軍械到者不過十之五六軍裝到者不過十之四五此等潰出兵丁既難倚仗而現在到營新兵止有滇兵一千湖南兵二千京兵六百名西安駐防兵七百五十名共計不過四千若遽行督

率進攻卽得一礮一卡斷難乘勢深入臣阿桂屢  
經密詢各土司頭人皆稱必須厚集兵力足敷分  
路奮迅進攻始爲有益而稍知地勢賊情之領隊  
大臣侍衛鎮將所言亦係如此此時惟俟吉林兵  
一到卽可同時並進一處得手則處處迎刃而解  
並非必俟索倫兵全到致多紆緩至平定小金川  
後卽須進勦金川所有道路情形自應預爲籌計  
但除西南兩路外所有毗連金川地方臣阿桂均  
未親歷尙須虛衷訪詢實不敢言已有成局僅爲  
一時塞責之舉况草率定議萬一更有窒礙之處

必致另籌改路而大兵既至其地卽難輕撤又必  
留兵駐守徒費兵力終無濟于實事前已節次奏  
明現在悉心體訪一得妥捷路徑卽奏請

聖明指示至掃蕩小金川之事或先得美諾或先得底木  
達布朗郭宗或視賊酋及大頭人所在統兵截殺  
與夫合剿合攻度大兵所到之境未必卽係進剿  
金川之路但攻到地方皆已設有糧臺收復小金  
川後只須照所定之路添設數臺卽能邁進並無  
另起爐竈之煩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金川大頭人丹巴沃雜爾屢次在卡外叫

賊求見額森特並節具稟辭等情賊酋狡惡愈甚其始  
求將甲爾木等處官兵撤退並爲僧格桑求情繼稱土  
司等要想贖罪並欲前來請安信口支飾譎張爲幻後  
廼稱遣人賫藥前往將僧格桑藥死付出其屍如此悖  
誕實堪髮指而懇派人前往並思藉此誘惑羈留其叵  
測更爲可惡且金川土司平日見內地文武官弁皆叩  
頭盡禮今此兩次所具之稟直斥爲你我尤屬毫無忌  
憚阿桂等自當切齒痛恨所稱賊酋如此狡詭除一併  
剿滅之外斷無他議等語所言甚是必當堅持此心又  
奏收復小金川惟俟吉林兵到來即可同時進亦祇



可如此辦理阿桂等惟當努力進攻不宜稍緩益于勦復美諾底木達等處時務將僧格桑及七圖安都爾蒙古阿什咱僽莎羅奔岡達克及其頭人丹巴沃雜爾一併擒獲斷不可聽其仍竄回金川方爲妥善至收復小金川之後進勦金川其勢實難中止且就現在賊酋情形而論亦斷無不能乘機攻克之理設或存得半而止之見無論費用不能全省且賊人萬一擾至打箭爐附近地方又豈能置之不辦與其另起爐竈何如趁勢直進之爲一勞永逸乎阿桂等惟當力持定見迅奏膚功

佇膺茂賞